



对于孩子心灵的生长,家庭常常也是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国的父母普遍有严重的焦虑情绪,在我看来,父母的焦虑是压在中国孩子心灵上的最沉重的负担。焦虑因孩子的学习而起,必然导致亲子冲突,经常还导致夫妻冲突。战火从学校延烧到了家庭里,家庭里也是硝烟弥漫。孩子知道自己是父母焦虑的原因,经常还是父母冲突的原因,会产生负罪感,也会产生逆反心理。

家长之所以普遍焦虑,主要根源仍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家庭教育已被应试教育绑架。孩子上了一天学,回到家里,要做大量的作业,家长负有监督、检查乃至辅导的责任,事实上在应试教育中被强派了一个角色。分数、考试、升学是硬指标,也使得家长在不同程度上对应试教育予以配合。大多数的家庭,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不是在对付作业,就是在赶各种课外班,家庭教育的空

家父喝茶

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见他的紫砂茶杯实在太“脏”,有碍观瞻,便用河沙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给他擦洗一番,焕然一新后,喜不自禁地向老师邀功。不料,老师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这个学生满腹委屈:世上竟有这样不识好歹、如此不近人情的老师。如此,如此……她三个月不再理睬家父,道路以目。若不是家父有求于这个学生家院子里的冬雪,他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原谅这个学生莽撞的行为。

说到“冬雪泡茶”,这是整条戏台巷、甚至整个枫荻塢都啧啧称道的郑重其事。

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家父必取来一个早已洗净晾干的坛子,小心翼翼拂去上层雪,用竹铲子取中层雪,放入坛中,装满、压实后,用箬叶包裹住,再用拌匀的黄泥封住坛口,储存在院子里早已挖好的地窖中,来年谷雨前,取出坛子,启开封口,舀出雪水,用松明柴火,将铜壶里的雪水烧开,先冲入沸水,三五分钟后投入雨前茶叶(先水后茶叫“上投法”,先茶后水叫“下投法”,绿茶基本是上投法泡制)。

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茶壶里的茶叶,看它们在水中舒展、漾开、翻滚、上升、下沉,宛如欣赏顶级舞蹈演员在台上翩翩起舞,目睹这水中芭蕾,如痴如醉,物我皆忘。与此同时,屏声静气,鼻翼微动,闻袅袅香气、氤氲升起,仿佛沉浸在极度的享受之中。这个时候,整个宇宙之中只有一壶茶,千万别去打扰他,哪怕天塌下来也得缓一缓,宁可食无饭,不可饮无茶。

饮茶,是他人生一大享受。泡茶,他认为“上等是雪水,中等是河水,下等是井水”(跟茶圣陆羽的“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异曲同工),因为雪水是贯通天地之水,河水是有脚之水,井水是坚硬之水。品茗讲究的是茶叶、茶具和水平,三者缺一不可。即使在被贬谪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家父也不曾降格以求,他是个宁缺毋滥的人。

腊八、廿三、大年三十、正月初一……要说老北京的年味儿,就一个字:浓!

过年这段时间,老爸简直成了“美食博主”,一到饭点准有视频电话打过来。“年年有鱼!红焖肘子!四喜丸子!芥末墩儿!……”年三十晚上,老爸举着手机,一道菜一道菜拍给我看。也不知是灯光的缘故,还是氛围所致,我总觉得,每道菜都格外地勾人食欲。

“爸、妈、奶奶!您仨人吃得这么多吗?可得光盘啊!”我扒拉着米粒嘟囔。

“要按老理儿,初一不能动刀。这年夜饭啊,至少得吃两天。”老爸一本正经地说。

“要搁从前哪,甬管活儿多忙,这年三十儿得回家过。什么事儿能比过年重要啊?咱们今年特殊,这阵子让疫情给闹得,

间完全被应试占领,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家庭教育了。

但是,应试教育虽然有很大的强制性,家长仍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你可以站在应试教育一边来对付你的孩子,你也可以站在你的孩子一边来对付应试教育,立足点不同,做法就会不同。现在的情况是,多数家长身不由己地成了应试教育的仆役,少数甚至自觉地充当

给家长的两点建议

周国平

它的助手,用残暴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学校里功课不好,如果家长对此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那么焦虑,给他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他就还有喘气的机会。可是,如果家庭和学校沆瀣一气,孩子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之所以焦虑,之所以大力配合应试教育,主观愿望是要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应试教育的框架里

家父是茶客,老茶客。这个称号不需验证,也不需任何机构认定。只需看看他泡茶喝的那把紫砂茶壶即可一目了然。茶壶的包浆绝非40年之内的工夫盘得出来,壶内的茶垢没有近半个世纪的积累不可得到。有时候,根本不需投放茶叶,一注开水冲进去,一股茶香升上来,那便是拜茶垢所赐,而非他会什么魔术或旁门左道。

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见他的紫砂茶杯实在太“脏”,有碍观瞻,便用河沙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给他擦洗一番,焕然一新后,喜不自禁地向老师邀功。不料,老师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这个学生满腹委屈:世上竟有这样不识好歹、如此不近人情的老师。如此,如此……她三个月不再理睬家父,道路以目。若不是家父有求于这个学生家院子里的冬雪,他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原谅这个学生莽撞的行为。

说到“冬雪泡茶”,这是整条戏台巷、甚至整个枫荻塢都啧啧称道的郑重其事。

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家父必取来一个早已洗净晾干的坛子,小心翼翼拂去上层雪,用竹铲子取中层雪,放入坛中,装满、压实后,用箬叶包裹住,再用拌匀的黄泥封住坛口,储存在院子里早已挖好的地窖中,来年谷雨前,取出坛子,启开封口,舀出雪水,用松明柴火,将铜壶里的雪水烧开,先冲入沸水,三五分钟后投入雨前茶叶(先水后茶叫“上投法”,先茶后水叫“下投法”,绿茶基本是上投法泡制)。

随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茶壶里的茶叶,看它们在水中舒展、漾开、翻滚、上升、下沉,宛如欣赏顶级舞蹈演员在台上翩翩起舞,目睹这水中芭蕾,如痴如醉,物我皆忘。与此同时,屏声静气,鼻翼微动,闻袅袅香气、氤氲升起,仿佛沉浸在极度的享受之中。这个时候,整个宇宙之中只有一壶茶,千万别去打扰他,哪怕天塌下来也得缓一缓,宁可食无饭,不可饮无茶。

饮茶,是他人生一大享受。泡茶,他认为“上等是雪水,中等是河水,下等是井水”(跟茶圣陆羽的“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异曲同工),因为雪水是贯通天地之水,河水是有脚之水,井水是坚硬之水。品茗讲究的是茶叶、茶具和水平,三者缺一不可。即使在被贬谪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期间,家父也不曾降格以求,他是个宁缺毋滥的人。

人心惶惶”,见我撇嘴,奶奶安慰道,“没事儿,你瞧,奶奶给你留着位置呢!碗筷也都摆好了,咱们隔着手机聚!你呀,好好儿吃好好儿玩,末末了儿踩完岁吃完饺子,就是新年了!”

……

从小到大,“年”就像个磁盘,日子还没到呢,心早已飞回了家。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中,年夜饭吃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还是一份年味、一份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只可惜,庚子大疫,许多家庭被分隔在天涯两端而不能团聚,游子们只好想方设法做点家乡的美食聊以慰藉,比如我。

庚子新春,新冠疫情刚暴发,那时的我,像个被家人抛弃的孩子,除了对疫情的惊恐,还

规划孩子的未来,这个思路本身就错了,你应该跳出来,看一看广阔的人生图景,想一想根本的人生道理。你不要以为,把孩子的整个未来都规划好,一路上好学校,然后谋一个好职业,这样才算是尽了父母的责任。我想提醒你的是,孩子的未来岂是父母决定得了的?他的未来,一半掌握在命运手里,就是他的外在遭遇,另一半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就是他应对外在遭遇的心态和能力。对于前半,父母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祈祷。对于后半,父母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就是给他以正确的教育,使他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素质,从而具备自己争取幸福和承受苦难的能力。

总之,我对家长有两点建议。第一,给孩子的学习松绑,不要把应试的成绩看得太重。第二,给父母的责任松绑,不要企图规划孩子的未来。有了这两个松绑,孩子轻松,你也轻松,家庭氛围就会愉快和谐,在这样的氛围中,才可能有正确的家庭教育。



鱼乐图 (中国画) 杨忠明

一年时光倏忽。疫情虽渐远,但常态化防控管理仍丝毫不容松懈。每天目之所及,心之所思,不管是我上班所在的楼宇,还是每天进出的住宅小区,最让我注目关切的,一直是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匆促的人影:外卖骑手。

那天午餐时分,写字楼前寒风凛冽,大堂门外几乎一溜站满了或黄或蓝瑟瑟发抖的颜色。一佳丽伸出纤指直斥“饿了么”大叔“你不想吃饭也不让人家吃吗?送一碗酸辣粉要这么久,想冷死我?看我不给你个差评诶……”面对不柔纤指,大叔陪着笑脸连

带着对不能回家过年的惊慌。“独在异乡为异客”,世间的烟火气皆与我无关。家里头少了气,这年过得也索然无味,加之抢购菜品太过艰难,老祖宗定下的“四碟八碗”的规矩也只好抛诸脑后。妈妈告诉我,奶奶成天摇着头,不说话,时

一个人吃饭 一家人过年

黄睿钰

不时地漏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唉——”

好不容易把庚子年熬过去了,疫情却又出现反复,想来想去,还是就地过年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让家里人安心,也为了尽早战胜疫情。

“奶奶,您看我这饺子怎么老趴着啊?”

我上中学时,常去江湾镇。学校在高境庙,离江湾镇约两公里,片刻可到。与其他古镇不同,除了小桥、流水外,江湾镇有一家江湾电影院,谈不上气派,但很正规。每次学校包场观影,大队人马沿校园西侧一条铁路路基缓缓步行,场面壮观。更特别的是,江湾镇旁还有过一个火车站。依稀记得,每当汽笛长鸣,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就会喘着粗气,“哐当哐当”驶过……

那时年少,我对江湾车站不怎么留意。后来读史,方知它来头不小:建成于1876年,是中国最早的铁路车站之一。作为淞沪铁路大站,它北通吴淞,南抵上海市区,地理位置独特。一百多年来,江湾文曲昌兴,江湾镇上就办过神州大学、文治大学、立达学园、劳动大学和上海大学等近代学校;附近又有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和岭南大学分校等先后迁建……这一切,其实都沾了江湾车站的光。

过去,我一直疑惑,1927年10月鲁迅抵沪不久,就先后去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和复旦大学演讲(其中劳动大学就去了三次),他是怎么去江湾的呢?后来发现,鲁迅入住的景云里靠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乘火车最便捷——从天通庵到江湾车站,只有一站路。那时进出复旦,江湾车站还是必经之地,据曾在复旦任教的曹聚仁回忆:“我们从学校下课出来,乘了校车或步行到江湾车站上火车,到了天通庵车站,才算进了市区。”1931年,毛彦文留美归国,曾分别在真如镇上的暨南大学和江湾复旦任教,住宿在复旦女生宿舍“东宫”,“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在复旦。”我想,要是没有江湾车站,他隔天要在真如、江湾来回奔波,简直太难了!

1925年夏,立达学园在江湾车站南侧新建校舍,立达创办人匡互生、丰子恺、刘薰宇、夏丏尊和方光焘等就住在江湾镇;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和周予同等虽然住在闸北和虹口,却都在立达任教过。丰子恺住在永义里,紧邻江湾车站,他说过,“这淞沪车每天要来往十几次,一小时以内,窗外总有一次火车

我频举手为敬劳

何振华

中,这样一座容身小憩的亭子,却让我双眼模糊。

去年年底,老吕因再次脑梗被小儿媳送进了护理院。此前,他的70岁生日是在长兴农家乐过的,他约了一桌老朋友去长兴游玩,大家要交钱给他时,他说这次也许是他最后一趟生日了,他掏钱请老朋友們聚一聚,纯粹开心。此时他已知道自己患了胰腺癌,瞒着我们。回沪没几天,老吕就开始化疗,朋友们十分牵挂,疫情之下,却不能探望。哪知不久又传

“面稀啦!忘记用温水了吧?”奶奶凑到手机前,视频里出现老花镜下几道深深的皱纹。

“哎呀……”

“嘿!你还会包饺子!”老爸正切着根大葱,回头笑道,“我头一回去你大姨家的时候,她说要给我包饺子。哎呀……看她撇皮儿我都急!”

“我姐就算不错了!你看几个南方人会包饺子的?!我们都不守岁,不吃饺子,还不是照顾你!”妈妈在一旁鸣不平。

“是!是!最后煮成一锅粥了……”妈妈一记眼刀子飞过去,老爸赶紧低头切菜。

我在视频这头偷笑,这情景年年有,年年看不厌。年夜饭上桌,虽和家人隔

经过”,家里孩子们玩游戏,就是模仿“开火车”……虽然时有火车飞驰,丰子恺却安之若素、潜心创作,他的“子恺漫画”风靡上海,住在市区和租界的朋友常来江湾索画。

1927年秋,弘一法师(李叔同)云游上海,住进永义里丰子恺的家,时近一个月。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学生,每天都会上楼聆听老师教诲,“他晚上睡得很早……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段回忆,深情而富有画面感。

对弘一法师非常崇敬的,还有画家陈抱一。陈抱一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21年定居江湾,一度也在立达任教。说来也奇,他在江湾多年,之前却从未与弘一法师谋过面。有一天在江湾车站,弘一法师正由夏丏尊陪同上火车,陈抱一竟与他们不期而遇。这次偶遇,让陈抱一铭记在心:“由那瞬间的机缘,也给了我一种难忘的印象。”他1945年去世前绘制的最后一幅油画人像力作,就是《弘一法师像》。

说起陈抱一,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陈抱一在江湾办过一个“抱一画室”,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西洋画室。画室光线好,环境幽静,刘海粟、关良、朱杞瞻、丁衍镛和关紫兰等画家都来此作过画。1925年,田汉创建南国影剧社,在画室拍摄了第一部影片《到民间去》。因为画室和陈宅装饰豪华,常有俊男倩女出入,又靠近江湾车站,进退自如,遂为盗匪“惦记”。192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十余名盗匪持枪上门打劫,刺伤陈父,掠走金银财物。后经查明,有几名盗匪来自天通庵一带,其行动集合点,正是江湾车站。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比盗匪更狰狞的一幕出现了:日军进攻江湾。连天炮火下,江湾镇只剩下残壁断垣,江湾车站也化为一堆瓦砾。后来,虽经修缮、重建,江湾车站已不复往日元气,它的苍凉、落寞和灰头土脸,延续了几十年。

来噩耗,老吕送外卖的小儿子因车祸身亡。我闻之凝噎。

老吕16岁响应号召去了大西北。60岁时,老伴病逝,他一个人先从甘肃跑回上海,盘了一间门面专卖早点。不久,小儿子带着妻儿一起来上海。小吕先是跑快递跑了好几年,三年前开始送外卖。老吕跟我说,儿子收入还不错,有儿媳帮着打理早点摊,他想融出这些年的部分积蓄,承包老街那爿小书场。我晓得,这是他儿时的情结,朋友们都支持他。没想到,书场刚装修,他就生病了。

着视频,倒也吃得津津有味。无奈视频电话屡屡被贺岁信息打断,我故作轻松:“您您可真给力!得了,您先回消息吧,我先吃,挂啦!”

世界顿时安静了许多。打开电视,把音量调高,大红的春晚一派喜气,舞台上精致的面孔唱着、跳着,我看着碗里没有皮的鱼,一锅粥似的“卧饺子”,又扒拉了几粒没有味道的八宝饭,和主持人一起笑着、笑着。

想起千里外爸妈和奶奶的笑容,我蓦地红了眼眶,笑着、笑着,泪珠滚落,这饭可真咸哪……

因为疫情,留在学校过年,没想到受到了老师的招待。



牛肖印 杨靖

浮生四下,人海之中,老吕的遭遇,让人心酸。前些天我去讲课,主办方也组织了好多位平时参加“蓝骑士讲习堂”活动的外卖骑手来听讲。互动环节我同他们聊起了老吕的遭际,不想有两个年轻骑手当众含泪分享了各自送货途中为了不挨罚而抢时间的历险或遇祸经历。

而今沪上有千余“爱心接力站”遍布通衢,为快递员、物流司机、环卫工等“户外职工”能歇歇脚、能喝口水提供便利。一个现代都市的温度和宽度,不光是体现在这样的文明细节上。我相信没有一个骑手不想及时而安全地将热饭热菜送到我们的手中。至少,我个人所能办到的举手之劳,也就是每一次签收快递、接过外卖后,我做的第一桩事体,不是拆快递,不是享用,而是在手机上先完成好评、先给点个赞。我自觉这样的举手之劳,如此频频皆为敬劳!是对所有和自己一样的新时代劳动者最应当也最容易做到的最起码的看重与尊敬。

十日谈

我家年菜

责编:徐婉青